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潮流而上

王立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专业作家
又典藏文库



潮流而上

王立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溯流而上 / 王立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王立纯卷)

ISBN 978 - 7 - 5034 - 5581 - 0

I. ①溯…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908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6.75 字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辑

父亲的白马与三尊佛	(3)
我的上海知青兄弟	(11)
回家	(15)
溯流而上	(31)
湖畔四重奏	(47)
妻子与酒	(52)
关于乡井的记忆残片	(54)
根对土地的呢喃	(61)
一吃两解	(65)
极品三色	(68)
瘐死于心牢	(71)
伤悼乌托邦	(74)
一个人的三个影子	(78)

第 二 辑

车辘辘	(91)
-----------	------

峨眉石阶	(94)
出门在外	(98)
无言的长城砖	(104)
带霜花的窗子	(109)
额尔古纳鱒鱼	(112)
笼中看虎	(115)
向往天籁	(117)
与猴共舞	(120)
五见黑龙江	(123)
逍遥游	(135)
肇源揽胜	(140)
肇源看江	(147)
从杭州到广州	(149)
地中海东岸的苦咖啡	(158)
圣光里的凡鸟	(176)
滴滴湖的声音	(179)
无雪的雪灾	(183)
人参，一个只属于东北的传奇	(185)

第 三 辑

意气风发“黑”书记	(195)
佛心	(197)
伤心的猫	(202)
拾柴	(204)
逛山	(206)
一山之隔	(210)
寂寞的藏刀	(222)
你好，越子小姐！	(224)
永远的安娜	(226)

难忘马奎	(229)
叶莲娜, 叶莲娜	(231)
生命黄牌	(235)
尴尬的换头术	(237)
疯狂的芦荟	(238)
我的“雪山草地”	(240)
寄意兰草	(243)
细雨霏霏	(245)
身披毯子过闹市	(247)
牧鸡	(250)
水果伴侣	(252)
我心有病	(255)
我的右手	(257)

第 四 辑

槟榔与艺术	(261)
生命的颜色	(263)
坐地巡天	(265)
话说盆景	(267)
关于宠物	(270)
爱惜羽毛	(272)
悲哀的铁喙	(274)
玩枪	(276)
拥有与丧失	(278)
镜子里的头颅	(280)
裁缝们又在给谁缝制新衣	(284)
脑袋方圆	(288)
无耻而后勇	(290)
别一种“克隆”	(293)

给活人注水	(296)
悲乎金庸热	(298)
熟悉的陌生人	(300)
闲话司仪	(302)
冷眼看足球	(304)
君子远“暴”厨	(306)
诚信离我们有多远	(308)
流行是病	(310)
读书与看电视	(312)
一只猫和五万只猫	(314)
非典感言	(316)
恬淡一笑	(321)
水边的维纳斯	(323)

第五辑

一风一雨自感知	(329)
生活与写作	(333)
寂寞的赏赐	(336)
我写《庆典》	(338)
感悟苍茫	(340)
我们离生活有多远	(343)
悲悯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	(346)
唯真是爱	(349)
让思想冲破牢笼	(352)
奋飞，需要强健的双翅	(356)
刘老根之根	(360)
得意切莫忘言	(362)
柔弱凄伤之美	(364)
谛听风雨里的足音	(366)

游走于摩登与古典之间	(371)
幽微炽烈的心灵之火	(373)
逆光而坐	(377)
为平凡的生灵存照	(381)
《浮世》：从意境看匠心	(385)
质朴的力量	(388)
镂刻时空	(392)
生命的宽度与韧性	(395)
漂泊与行吟	(398)
穿越百年的弥望	(400)
清凉夏夜的人间茶话	(402)
喧嚣市井中的箫声笛韵	(405)
锻造灵魂的奇异瑰丽之火	(407)
优雅精致的谜局	(409)
刘长虎其人其书	(411)
被浮华遮蔽的躬耕者	(413)

第一辑

父亲的白马与三尊佛

父亲是人类永恒而不倦的话题。岁月可以使我们遗忘，时间能改变一切，但父亲的血总是澎湃有声，让你感到他无处不在。父亲以生命的激情创造了你，他是你真正的上帝；当你从血污中睁开眼睛，看到那个向你微笑的男人，认同就开始了。

所有的父亲都是伟大的，尽管我们的父亲往往很卑微。

三年前父亲溘然长逝，得的是脑溢血。两年后我以同样的病症住进了医院，这就使人感到了循环的意味。家里找人算卦，说是老头想他大儿子，在地下作的。算卦的是一个毫不搭边的江湖术士，因此家里人都很惶悚，敦促我多多烧纸，把亡父的在天之灵哄住。我认真地反省了一下，平生似乎很为父母争气，也似乎有许多对不起父亲的地方，弥漫于父子亲情之外，我又给过他什么？——假如我是个司机，我会拉着父亲好好兜几次风；假如我是个领导，我可以让父亲用我的红本吃药看病；我既不是司机又不是领导，只是个鬻文为生的草民，能给父亲的也唯有文字，何况我从未写过哪怕一个字献给父亲。

于是，我感到父亲在冥冥之中的力量。我似乎看见父亲骑一匹霜白马，在冻硬的土地上嘚嘚地踟蹰，地上的路很多，为此他迷失了方向。父亲的身影在朦胧的天色里模糊不清。

父亲九岁就开始放马了。马是地主的，但他对马的喜爱一直贯彻到生命的始终，以致形成一种情结。他带领他的马群跑过胡子，在萤火点点的柳条通里，马们都驯顺地趴着，没有一声鼻息。突然枪响了，父亲

骑着头马疾驰而去，马群潮水般向前漫涌，胡子射出的子弹在耳边铮鸣，少年的父亲跑得又张皇又盲目，侥幸逃脱之后，他说他命大。我九岁的时候听了父亲九岁的故事，我觉得父亲是个英雄。

父亲只读了四年书。父亲和伪满国高毕业的母亲结合，大半是靠他形象的英俊。父亲留下许多照片，每一张都能佐证这一点，直到六十七岁去世，他仍然皮肤白细，五官端正，让盛殓的人和火化工惊讶惋叹。而我没能接受他的遗传，生得粗皮糙肉，又不经晒，点烟划根火柴也能燎黑了，单看皮肉的质量，活着推进焚尸炉都不足为惜。十八岁我参加工作父亲去看我，好多人都误认为他是我的哥哥。年轻的父亲对此深深地自信着。但是许多年之后，父母都承认，他们的婚姻是个失败。他们之所以不离婚乃至生了六个儿女，完全是由于我的存在，就是说，我是两片拉链的拉头，靠我给予的合力，才使这样一个飘摇的家庭维持和繁衍下去。他们没完没了地吵闹，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对我的挚爱。在我三岁的一次重病中，母亲整夜整夜地不合眼，而父亲跑到二十几里外去抓药，竟被一只饿狼追赶，所幸遇到一群迟归的老牛，它们把父亲围在核心，一律犄角朝外……父亲的重男轻女是相当昭彰的。有人提给他一个残酷的问题：要你四个女儿或一个儿子去死，你保哪个？父亲坚决地回答：儿子！为此妹妹们伤心极了——如果是一比一的对换，她们也无话可说，可她们是四个啊！又问：要你本人或一个女儿去死，将做何种取舍？父亲这回说：我死，留女儿！妹妹们这才谅解了父亲。许多年来，父亲操着这架失衡的天平分配他的爱心，竟也被儿女们普遍接受。

父亲贫农出身，这点曾让他深感自豪。他身上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对人类大同的憧憬朦朦胧胧却又坚信不疑。他在林区的大山里爬冰卧雪，像螺丝钉一样被拧到过各种艰苦而黯淡的岗位，可事实上那些不甘心做螺丝钉的人都纷纷升迁了，这让他既痛苦又困惑。特别是一个放猪出身的人竟做了林业局的一把手，父亲就更不能理解。他说：“我放马，还不如他放猪的！”在父亲看来，马是低贱中透着高贵的牲灵，远不是蠢猪可比的。这时的父亲已经进入中年，一介布衣的身份使他愧对于人。一方面他对那放猪的充满嫉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博得他的青睐。父亲是个温情和善的人，他对儿女的爱已经

接近纵溺的程度，这一点他在家里的得票远远超过母亲；对朋友和同志也是古道热肠，有着广好的人缘。但父亲同时又是个固执而暴躁的人，对上级和母亲尤能体现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的正是，父亲把两者和谐地统一到自己身上，冰炭同炉地生活了一辈子。他天性抗上，这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永远蹭蹬。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大养特养其猪……”还有一句很蹩脚的诗：“甘做子牛主不喜……”那时他在农副科工作，抓养猪养牛，唯独没有养马。马的性格使他常挨鞭子，不得不啞啞然做着大头科员。他想做孺子牛，但主人不喜欢他，这对于父亲来说，已经够椎心泣血的了，完全可以同“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屈原相类比。可怜的父亲也有过送礼的记录，但送得那么拙笨，那么不得要领，好像上刑场一样，回家之后样子总像要哭。

雨后初晴的一天，我家门前陷住一辆马车，车老板发疯地抽着那马，嘴上日着它们的祖宗，那车还是纹丝不动。父亲看见了，差点儿跟车老板拼命。后来他揉开他，接过鞭子，先在马的脖子上抚摸几下，还说了几句什么，看似在做思想政治工作，突然一抖鞭子，爆出一串清脆的炸响，马们立刻振奋起来，一阵蹴踏，一阵嘶鸣，那车就拉出来了。当时有一大群人围观，父亲的脸上有种难以掩饰的得意，别人夸他，他说：“牛马比君子，赶车的道理和当领导一样！”我理解了父亲，父亲不是有官癖，而是生怕落到狗屁领导的手下，那样，就会重演做马的命运。

父亲似乎还没注意到他儿子的能量。那时我当教员，而后被调入教育科，当个跑上跑下的小厮，不过二十几岁，在他眼里还算是个孩子。但是有一天，一个市委常委利用晨练的机会，向他偷偷泄漏了我被提拔的消息，父亲简直目瞪口呆了，我敢说，那时的父亲喜忧参半，他甚至有一丝隐隐的嫉妒。但父亲还是笑笑说：“别说一个科长，就是当了皇帝也是我儿子！”父亲的光彩仅仅是作为父亲的光彩，而他本人得到的只是一种讽刺。

父亲陷入了和伟大人物一样的卑微痛苦中。

五十几岁上，父亲才在种种争议中熬上了副科长。他压抑的干劲和

能力火山般迸发出来，带人推平了乱坟岗建工厂，在荒山坡上烧砖……父亲的贡献都是物化的，譬如垒一道大墙，他就会说：“等我死了，人们看见这墙还会想起老王头来！”事实上他死了之后人们只看见大墙，却很少做那种多情的联想，况且大墙也并不是万里长城，它的存在与否完全可以被忽略。狷急的父亲以为这些就可邀功了，但人家视而不见，使他锈在副科长的位置上，常常做出不遇的感怀来，骂放猪的这个那个，最后都被邀宠的小人无一疏漏地捅上去，这样，父亲辛苦而越赳，只得以共和国最为低下的职级退休了。

父亲把苍老的目光转向我，希望我能给家族和门庭以照耀。我是那片土地上最为年轻的正科级干部，而且干得虎啸生风，问鼎局长的呼声很高，跷跷脚就上去了。但是我却鬼迷心窍地务上了文学，而且日益滋长的文人气使我和官场格格不入。最为不能容忍的是，那个放猪的要我表示出对他的臣服和效忠，我就笑了一下，说了很土气的一句：“去你妈的呱嗒嗒！”到一个冷清的门槛里专心写我的小说了。父亲对此是多么的失望啊！他不能理解我，更憎恨小说那劳什子，似乎我被一个女巫勾引，走上了一条背叛先人的邪路，简直跟剃度出家差不多。他像电影里的老地主翻变天账一样不忘我弄丢的官职，督促我想办法找回来，因为按照惯性定律，我只要夹紧尾巴，日后坐奥迪桑塔纳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干，我宁愿以更大的代价换得人格的独立和身心的自由，父亲的梦就无法再圆了。他重新在“作家”这个字眼上寻找安慰：“我儿子是作家！”他说这话时已经不那么自豪，是很勉强的认可，就像面对我接连为他生出两个孙女而不是孙子一样。

父亲渴望财富，但一生拮据，到死也没能摆脱贫农的身份。虽然是双职工家庭，但微薄的工资和多子女的状况使家境仅能维持在一般水平。每次开工资，母亲都把几张大票摆在炕上，正看反看，掂着厚薄，希冀着它们的背后还能藏着同样的一张。她把它们藏到最为隐蔽的角落，每花一张，都像诀别了一位亲人那样难受。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大半是为了钱。父亲绝无不良嗜好，最为奢侈的举动也不过是公出到牡丹江，在站前的小馆里站着喝喝两角钱一大杯的生啤酒。在父亲的共产主义信念里，两角钱一杯的生啤酒应该是管够的，他积极地入党，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这种生啤酒。我们家最为辉煌的纪录是有过六百元的存款，父亲为这个激动得睡不好觉。那是六〇年，一个大饼子卖到几块钱，父亲毅然揣上这些钱，领着我翻山进入吉林省境内。这是我童年里最为幸福的几天，我们父子俩坐了火车，吃过凭介绍信供应的面片汤，也下过朝鲜人那种冷辣酸咸的小馆，最后为我和大妹各买了一双皮鞋，这六百元就成为历史了。我们羁留在旅店里等船，父亲舀出的顺口溜至今我还能背诵：“天上下雨不来船，兜里空空没有钱，馒头花卷都吃完，还剩几个臭鸡蛋……”

其实父亲天生就不是善于敛财的人，他的大手大脚超出了他赚钱的本事。当大家都穷着的时候他并没感觉到什么，一旦有人很神秘地富起来，他就心有不甘了。父亲常常对我说：“你爷爷就扔给我一根要饭棍子，我这辈子说什么也不能亏了你们！”那时候政策刚有松动，毋庸讳言，率先发财的不是社会渣滓，就是当权者。父亲的心活了，他在城边要了地号，准备用最少的钱盖一幢房子，再转手一卖，净赚三两万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当时最为简捷的发财途径，而且实践者大有人在。父亲的图谋受到了我的坚决抵制，因为我做父亲儿子的同时也做着党的儿子，我太听党的话了，党纲党纪上是决不容许这种事的。我甚至为自己的清贫而感到一种殉道者的满足。父亲的白马没能跳过儿子的篱笆，他就这样丧失了唯一的发财机会，等到事实一再证明那件事的可行性，别人腰缠巨资并登上大会主席台时，父亲已经老了。他再没有能力盖他的房子，那幢镀锌铁皮屋顶的房子只是在他心中银光闪烁，如一座缥缈的宫殿。他说：“儿子，咱让钱绊个跟头，但咱把它一脚踢开了！”

父亲拿着一百几十块钱的退休金，在当时，那不是个小数目。父亲因此有一种自给有余的炫耀，常在衣兜里揣上一两张十元的票子，不乱花，只是掏出来给别人看。父亲认为，男人身上总该有那么一些钱，假如有一天倒毙在大街上，别人翻兜也不至于太寒酸。父亲的钱有很大的装饰性，唯恐别人看不起，实际上他连四个幌子的饭店都没进去过。也就是眨眨眼工夫，票子大为缩水了，父亲的退休金只够买一条红塔山，还不敢保证真假，这怎么能不让老人困惑？儿女们怕他缺钱，平时这个那个都给一点儿，但他不要，他仍然要表现父亲的强大。不过这时他悲

哀地发现，兜里没钱的强大是很难做到的。

谋官不成，谋财无路，剩下的事只有祈寿了。父亲对自己的健康相当自信，他自我设计的寿命应该在八十岁以上。在他年过花甲之后，母亲早早做成了两套寿衣，他对此极为气恼，认为那等于诅咒。而达观的母亲每年都试穿一次，喜气洋洋像穿节日盛装一样，并嘱咐儿女们记牢那些琐碎的程序。父亲只是笑，父亲认为死亡只是别人的事，他是不会死的，一旦死到临头，他会从容以赴。父亲把死亡看成一个允许充分玩味从容抒情的慢过程，一个可以清醒辞世隆重告别的仪式，并援引某某人自己躺到棺材里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母亲说：“我从来就没看到过有谁自己走到火葬场，钻进炼人炉里去的！”这是一个死球，父亲无法救起来，于是，他不得不穿上为自己准备的衣服。由于这件衣服非常合体，父亲竟舍不得脱掉，就那么一直穿了好几年，以至那一天终于来临之际，母亲不得不为他赶制一件新寿衣。

第一次发病是在六十四岁上。父亲为老儿子娶了媳妇，而且媳妇为他生了唯一的孙子，父亲觉得人生使命已经完成，而且功德圆满，没有事干，就整天泡在麻将桌上。父亲的牌技当属上乘，很少有输的时候，这天玩儿着玩儿着出去解手，突然发现身子偏仄。父亲昏迷了两天多，醒来后他无法面对偏瘫的事实，拼命用能动的那侧手脚去踢打致残的那侧。父亲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并非建筑在科学基础上，而是凭着一股犟劲，因而很不彻底。这时他想起报应的说法，流着眼泪说：“我这辈子净干好事，咋会得这种病呢！老天爷不睁眼睛！”其实，世界倒真是个唯物的世界，它不管你作恶行善，只是进行着无规则的游戏，在人类浩繁的花名册上随便乱戳乱点。这鼓舞了恶人放胆作恶的情绪。善良的父亲找不到答案，想来想去，只有用推土机推平乱坟岗这件事不够踏实，就嘱咐我们到野地里烧纸，以打发那些孤魂野鬼。天真的父亲天天祈盼康复，他仰天长啸，发出厖马困槽的嘶吼。

但奇迹并没出现。父亲已不是健步如飞的父亲，他拄着拐杖，和刚满周岁的孙子一起蹒跚学步，左手僵直，再无伸展的希望，左脚有如一截沉重的木桩。我看到年老的父亲从马上跌下来，一只脚套在马镫上，但那马还在走着，一直走向深邃的时空。父亲求生的欲望远远超出了我

们的估计，他拼命延医求药，大把大把地吃着丸散膏丹，还花大价钱请来一位民间医生为他针灸，扎错了穴位也忍痛坚持，直到有一天发现那家伙把一根大针遗忘在他腿上……父亲的知识还不足以理解自己的病症，他说：“我身上连块皮都没破，怎么就会偏瘫呢！”当他听了关于饮食习惯关于胆固醇高血压之类的阐释之后，他沉默良久，说了相当精彩的一句：“狼和老虎净吃肉，怎么就不见一个高血压脑出血呢！”

这三年是父亲一段水深火热的日子。每当我看到父亲艰难蹒跚的身影，就禁不住一阵心酸。我诅咒了上帝，上帝吃了钱权的贿赂，就无公道可言了。他蹂躏吃草的羊却放纵吃肉的虎狼。因为父亲是平民，因为父亲是平民的父亲，他不能隔三差五去查体，不能常做中风预报，不能用国家的钱随便开好药，更不能一高兴就把血抽出来净化一次，只好等着中风了。许多年后妹妹对我说，假如我不弃政从文，我就是那片山头的爷了，父亲也许叨光保健，不会得病乃至死去。我听了只有嘿然，狠狠揪扯自己所剩无几的头发。

父亲最后半年是在我身边度过的。半边身子的父亲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经常出现在老人堆里，麻将桌前。他刁狠剽悍的牌风并不因一只手而为之稍减。他发现我们住处附近有一个设备精良的老干部活动室，很想参与进去，但一打听都是极有身份的人，就不免卑怯了。我从单位开了一张证明，把父亲“提拔”为副处级，反正只是个玩儿，不用报请组织部，这样父亲赢起他们来就仗义多了。他适应了城市生活，适应了清静和喧嚣，也适应了五层楼六十八级台阶，每当他的栎木手杖敲响第一阶楼梯，我就能立刻听出，这是父亲，便放下手中的笔或书，打开房门迎接他。父亲惊异我的听觉，他说：“我还是轻轻走的呢，你怎么就听得出来？”我说：“因为我是你的儿子，这就够了！”父亲用唯一能活动的右手抚摸着我的脸，眼睛里泛着泪光。我分明觉得，这时的父亲变成了小孩子，而我则是他所仰仗的大人。

我的书架上有三尊塑像，跟国际象棋一般大，是某一次清仓查库淘汰下来的赝品，都峨冠博带，袍笏齐整。我一向不大注意它的身份，反正又不吃草料，就幽禁在那里。父亲看见了两眼放光，他说：“这是福禄寿三星啊！人过日子，就靠这三位佛爷！”父亲的宗教界限比较模糊，